

辛易 / 著

帝国

一部囊括民营企业发展、国有企业转型的小说集。

众生百态，静观静想，细细品味。

时代变革的巨浪、社会进步的洪涛，身在其中，谁都无处躲藏。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帝国

辛易 / 著

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国/辛易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511-2885-8

I. ①帝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6406号

书 名: 帝国

著 者: 辛易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7.25

字 数: 25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885-8

定 价: 5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提 拔 / 001
长 子 / 022
帝 国 / 073
小鱼锅贴 / 118
七道弯 / 161
瘦马草虾图 / 184
老根的柳树湾 / 204
担 当 / 216

提 拔

秦白揉揉发涩的眼睛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目光就投向窗外。

是个阴天，有一些淅淅沥沥的雨点子落下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一闪一闪。秦白喜欢这样的天气，每遇此景他都要走到窗口向远处眺望一会儿。但今天秦白很快就将目光转向门口，凝神细听走廊里的脚步声。

已经下班了，平常这个时候局里的同志早走光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秦白不免就有点纳闷。这时门吱呀一声，老关推门进来了。老关跟秦白同在一个处室，比秦白大几岁，副处长，是秦白的助手。老关平时屁股坐不住，哪天都是没到下班时间就早早开溜的。听处里的另一个女同志小钱说，老关与人合伙搞了一个叫“花之林”的酒吧，心思不在局里。老关居然没有走，你说这是不是鬼使神差了。

秦白望着走近的老关问：“老关，还没走呀？”

“还没走。”老关说着已经走近秦白的办公桌，勾着头看了看桌上的材料，“秦处长忙哪？”

“嗯哪，刚忙完。”秦白说。

老关轻轻摇头：“唉，秦处长，你也真是的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加班？”

加班对于秦白来说是家常便饭，秦白就觉得这个老关问得有点

奇怪了。秦白说：“老关，我们做统计分析的，领导说什么时候要材料你就得什么时候拿出来，不加班不行呀，这不，今天下午一上班，聂局长就过来交代，说明天市长要看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数据，你说能不加班吗？”

老关也不在乎秦白说话的语气。老关说：“秦处长呀，你真是人民的孺子牛呀，只知埋头干活，好同志！不过，这个聂局长嘛，”老关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就晓得累了别人幸福自己。”

聂局长做过秦白他们工业处的处长，前年提拔副局长后一直分管工业处。秦白知道老关对聂局长有情绪，但对自己还是尊重的。所以老关调侃自己，也没往心里去。秦白瞥一眼窗外，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着，就问：“老关，你到现在还没走，是不是没带伞？”

老关说：“今天不用伞的，晚上有一个饭局，现在他们正说事，一会儿一起打车走。”

他们都是谁，老关没说。老关望望秦白，秦白也没有问的意思。老关就叹口气说：“秦处长你忙吧，我去看他们说好了没有。”然后就转身出门去了。

秦白收拾桌上的材料准备下班回家，门吱呀一声，小钱一猫腰进来了。

小钱比秦白小八九岁，去年刚任命的副处长。对于小钱的提拔，老关有点酸溜溜的，听说小钱跟一把手黄局长关系不错。秦白对机关里的这些破事不感兴趣，但秦白不认为小钱就是靠黄局长的关系才被提拔的。现在机关里官多兵少，他们工业处一正两副，缺一个副处长，聂局长提拔后，工业处自然就会有两个人受益。处里一共只有三个人，秦白当时就由副转正接了处长的班，而小钱呢，不是考虑小钱当时太年轻，而且又刚生了小孩，怕小钱早就提拔了。不过，小钱的心思也不在局里。小钱的丈夫是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军人，小孩刚上幼儿园，小钱每天走得比老关还早。

秦白放下手中的材料，看着小钱问：“这么晚了还没走，这不耽误接小孩了？”

“不碍事的，小孩爷爷去接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秦白问。

“有事呀，明天市委组织部来搞民主推荐，秦处长你不晓得？”

听小钱这么一说，秦白就记起来了。下午办公室的杨主任上门说过这事，还破天荒地跟他聊了几句，说：“秦处长，你真是我们局里的老黄牛，什么事情都自己亲自做。”看看老关小钱他们不在办公室，又叹气说，“现在业务真是断层了，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得多吃点苦呀。”弄得秦白都有点激动，说：“杨主任你也真不容易，一个通知都自己跑上跑下的。”杨主任说：“这事不比一般，让他们通知漏人了怎么办？不放心呀。”

明天组织部来民主推荐，这跟今晚又有什么关系？秦白问小钱是不是要做什么准备工作。小钱一笑就把声音压低了说：“晚上夏处长请我们喝晚茶。”

秦白就想起老关来，问是不是跟老关一起的。小钱说：“她跟老关不是一伙子的。”说完就问秦白，“秦处长你呢？”

秦白奇怪：“我？还不是老饭店？回家。”

这时走廊上有人喊：“小钱，小钱快点呀。”

秦白说：“快去吧，不要让人家老夏等你们小年轻的。”

小钱望一眼秦白，轻轻叹了口气说：“秦处长，那我就走了。”

记得老关刚才临走时也叹了气的，秦白不禁摇头笑笑。

第二天早上，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带着两个同志到局里搞推荐。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局的几十个同志，填写推荐表前，那个副部长作了动员讲话。副部长说：“这次推荐考察活动有别于以往，采取的是差额推荐考察，也就是推荐两个，再从两个中差额考察出一个人

选来。”副部长强调，这在全市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搞好这次推荐考察活动就非常重要，希望同志们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干部本人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对待这次推荐考察活动。

听了副部长的讲话，秦白心里就有了一种使命感，皱着眉头一遍一遍地认真比较起处长主任们。可只过了一会儿，同志们就填写好了推荐表，已经一个一个投票了。投完了票，同志们就往外走，有的还回过头来看会议室里形影相吊的秦白。秦白瞥一眼站在一边的组织部的同志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匆匆地在推荐表上写上杨主任和夏处长两个人的名字，赶紧跑过去投进票箱，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会议室。

快下班时，杨主任过来通知，说下午不要离开局里，组织部下午过来找人谈话。走的时候，杨主任拍拍秦白的膀子，又冲老关、小钱他们笑笑。

“他这回是板上钉钉了。”老关看着杨主任离去的背影说。秦白望着老关不解，问老关：“你怎么就这样肯定？”老关说：“这次我们局要提拔一个副局长，黄局长事先到组织部都推荐过杨主任了。”秦白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老关说：“昨晚杨主任请我们喝酒时透露的。”

秦白就愣了一下。想想真没意思，那个副部长讲得跟真的一样，还不是走走形式。

秦白就不想了，反正是他们的提拔，想提谁提谁去。

下午，秦白按时到了班上。平时静静的走廊上已经有人走动，秦白打着招呼向办公室走去。他边走边感到诧异，别人看他时怎么都有点怪怪的样子？走进办公室，老关、小钱正头挨头说话，见秦白进来就戛然而止。老关小钱居然也提前到班上了，而且还这么鬼鬼祟祟的，秦白就问：“你俩今天来得可早？说什么新闻呀？”

小钱望着秦白说：“下午组织部不是找人谈话吗？”

秦白说：“对对，早上杨主任通知过的。”

小钱说：“秦处长呀，你真能沉得住气，大智慧呀！”

“什么大智慧？小钱你别跟我装神弄鬼的。”

小钱说：“还装呢，走廊报栏里的考察公示都出来了。”

不提这事还好，一提秦白心里就不痛快。

小钱见秦白不吱声，就把话说破了：“秦处长，你没见着你的大名已经公示了吗？”

“公示了？”秦白问，“公示什么了？”

“公示你秦白同志是副局长考察人选呗。”

秦白跑到报栏跟前一看，报栏上果然贴着组织部的考察公示，考察人选除了夏处长，另一个居然就是他秦白。这不阴差阳错了？秦白又仔细看了一遍，白纸黑字，还盖着组织部的大印呢。

“秦处长，怎么样？”秦白一回到办公室，小钱就问。

秦白嘀咕：“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？”

小钱说：“民意呗。”

“还民意呢，”一直没有吱声的老关这时说，“拉倒吧，秦处长你这是陪衬。”

小钱说：“老关你就晓得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，我们秦处长就不能提拔了？”

两个人正斗着嘴，办公室一个办事员就过来喊秦白了。

秦白被带进一间小会议室，里面坐着两个组织部的同志，一个谈话一个记录。跟他谈话的同志给秦白倒了一杯水，让秦白说说夏处长的有关情况。秦白问什么有关情况，谈话的同志说就是优缺点。秦白就一条一条说了夏处长的优点。缺点或者不足呢？他就摇头说还没发现。他真的说不出夏处长有什么不好，夏处长平时见谁都是客客气气的，这总不能算是缺点吧。

谈话的同志见秦白谈不出什么来了，就问还有什么话要说。这

其实是句结束语，但秦白却问可不可以说说别的同志。

谈话的同志愣了一下，说可以。

秦白就又说起杨主任来。说了一大堆杨主任的优点后，秦白说：“夏处长、杨主任都是我们局的优秀干部，提拔哪一个都不错。”

“那你自己呢？”

“我？不行，不行，跟他们比我差得远了。”

谈话的同志就欣赏地看着秦白，不停地点头，说秦白同志不争这个副局长，这样好。

个别访谈结束后，好几天同志们都在议论。大多数同志都说，这次提拔肯定是夏处长了。

一个月后，市里文件下来了，提拔的居然是秦白。

这不仅让很多人大跌眼镜，秦白自己更是懵懂。他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迟迟不肯离开工业处，直到一把手黄局长把他找去谈了话，他才搬进了局长办公室。

秦白有了自己的单人办公室，局里就有一些同志过来说一些祝贺的话。这一天，老关也悄悄走进秦白办公室，关好门后先是祝贺一番，然后小声问：“秦局长，你是哪条线上的，能不能透露一点。”

“线？”秦白皱眉问，“什么线呀？”

老关笑道：“秦局长果真是真人不露相。不说也好，不说也好。”

秦白被说糊涂了：“老关，不是我不说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”

老关问：“就没有哪位领导跟你说过什么？”

秦白想想说：“这个呀，葛部长找我说过。”

老关眼睛一亮：“市委组织部葛部长？”

秦白说：“是啊，任命文件发下来之前葛部长找我说过。”

葛部长是市委常委，平时秦白只在电视上见过，印象中是个很

严肃的领导。那天葛部长把秦白找到办公室谈话，却一直笑容可掬。葛部长说：“秦白同志，你是我市差额考察的第一批受益者，可喜可贺呀。这几年，我市总有一些干部跑官要官，有的还跑省进京，弄得市委领导有时很被动。市委早就想煞一煞跑官要官这股风气了，这次在市直几个单位搞试点，把提拔的权力交给广大干部群众，跑官要官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，应该说差额推荐考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，基本上制止了跑官要官现象。秦白同志，你在这次推荐活动中得票很高，在你们局列第一位，考察组的同志通过严格认真的访谈比较后，认为你是最合适的副局长人选。市委也尊重考察组的意见，充分相信考察结果，决定提拔你担任副局长。秦白同志呀，组织上信任你，希望你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做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。”

葛部长说话虽然面带笑容，秦白却越听越觉出这其中的严肃，就不停地望着葛部长点头。现在老关问起这事，秦白就把葛部长的话对老关说了。

老关挠着头发，突然双手一拍脑门，连连咂嘴说：“秦白呀秦白，你这副局长是拾来的！”

秦白笑道：“我这是差额推荐考察的受益者。”

老关说：“别自欺欺人了。”

秦白问：“这怎么叫自欺欺人？”

老关就说：“我开始说你是陪衬并没错，出错的是组织部来考察的人。”老关看着一脸疑问的秦白，就给秦白分析了，“局里的处长主任有哪个不想提拔？恐怕只有你秦白没想过。处长主任们从一开始就上下活动，特别是杨主任、夏处长，他俩更是志在必得。杨主任是我们局的老后备干部，夏处长是我们局的业务尖子，你不要见外，这两个人哪一方面都不比你差。更有优势的是，他们还都有自己的小圈子。”可是，老关说到这里，笑着摇了摇头，“优势过头了

反倒成了劣势。他们互相防备着，我不投你票，你不投我票，可又必须推荐两个人，少一个就算作废，所以两个人选中就有很多人约而同投了你秦白同志的票。”

听老关这么一分析，还真像是那么回事。

不过，秦白说：“提拔也不完全是看得票的，组织部的人不是又找局里的同志个别谈话考察了吗？”

老关笑道：“找人谈话了又能怎么样？秦局长你想想，杨主任能心甘情愿看着自己的对手就这么提拔了？他圈子里的人能说夏处长的好话？”

老关这个人真的很聪明，但秦白听了他的分析心里却阵阵发梗。这不明摆着的嘛，自己在局里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，谁又把你秦白真正放在眼里呢？

秦白一提拔，处长位置就腾出来了。谁来补这个缺呢？

这是大事，秦白知道这是要上局党组会研究的，所以见着老关就说，还没开党组会呢。秦白已经参加过一次党组会，那次党组会上黄局长就秦白的分工问题让大家议一议，议一议其实就是议一议从哪一位领导的口袋中拿出一块让秦白分管，这谁又愿意呢？所以大家就都不吭声。不得已，黄局长就让秦白先协助他工作，过一段时间再具体分工。秦白知道自己的分工是件难事，这涉及其他领导的利益，而补工业处处长这个缺额就容易得多。当年聂局长提拔后，不就是让秦白补了这个缺额的吗？

可事情并非如秦白想象的那样。

这一天局党组开会，黄局长终于把由谁做工业处处长这事提出来了。

聂局长分管工业处，聂局长首先就发言了。聂局长提出的人选居然不是老关，而是农林处的一个副处长。聂局长提出人选后，黄

局长的目光就转向秦白。黄局长问：“各位看一看，聂局长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黄局长问大家，其实就是问秦白。秦白是前任处长，他跟聂局长一样，也是有发言权的。但秦白自从做了副局长，就一直保持低调，这不仅因为老关曾经给他分析过，而且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和习惯。再说他名义上协助黄局长工作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办事员，权没有什么，事情倒是很多。不具体分工，又什么都要做，这给了同志们更多的与他接触的机会。同志们发现，这个平时不善交往的秦白还真是个不错的同志，都做副局长了，还像老黄牛一样，吭哧吭哧只顾埋头干活。而且秦白同志居然还骑着那辆破自行车，把局里配给他的红旗轿留作办公室打机动，说是同志们外出办个事情方便。秦白平时不与别人争个什么，可这一次聂局长的意见实在让他意外，怎么能提拔农林处的人到工业处做处长呢，这不有点欺侮人的味道了吗。所以黄局长一问，本来还有点犹豫的秦白就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了。

秦白非常诚恳地说：“聂局长呀，你是我们的老领导了，又一直分管我们工业处，刚才聂局长提出的人选，人的素质那是没有问题的，可工业处的老关也不孬呀。聂局长对老关也是了解的。老关身上虽然存在不足，但老关脑子聪明，做副处长也有七八年了，业务上肯定没得话说。我刚才比较了一下，好像老关更合适一些。因为农林处跟工业处的业务有所不同，农林处也是聂局长分管的，这一点聂局长比我清楚。如果用了农林处的同志，业务上不仅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，还会挫伤工业处同志的积极性，这对工业处开展工作就很不利了。”

聂局长没想到刚提拔起来的秦白会提出不同意见，竟一时被说得怔住。黄局长听着秦白的话，一边轻轻点头，一边去看其他领导。领导们回避着黄局长的目光，有的端杯子喝水，有的点上一支香烟

吸着，有的翻弄面前的笔记本，似乎在说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情。

大家都不表态，这就要看黄局长的了。黄局长就微微地笑了，拿起一支铅笔轻轻敲击桌面，用为难的语气说：“这个嘛，聂局秦局说得都有道理，两个人选也都不错，还真难取舍呢，这样好不好，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议吧。”

一把手不拿决定，这事就搁在了一边。

这事不知怎么就被老关知道了，硬要拽秦白去喝酒。秦白理解老关的心情，也想找个机会安慰安慰老关，就跟着他去了“花之林”。进了一个包间，老关要了几个菜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站着连敬秦白三杯酒，然后双手抱拳说：“秦局长，谢谢你哪！”秦白知道老关的意思，忙回敬三杯，然后伸过手去拍拍老关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的事我说是说了，可分量不够啊，不过，只要人选还没定下来，机会就还有。”

酒一喝开头，说得又对路子，这酒就收不住了。借着酒劲，老关开始奚落起聂局长。老关说：“聂局长这个人呀，你不晓得，他是个过河拆桥的角色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当上副局长的吗？”

“还能不是组织部推荐考察的？”秦白撇了一下嘴说，“当年你还让我投聂局长的票呢，对不对？”

老关说：“是呀，我何止让你投他的票？不是自我瞎吹，当年没有我关某私底下帮他活动，他怕就没那么容易当上副局长。秦局长，你也是局里的老人员，你说说，杨主任、夏处长他们哪个资格又比他差？可是，我为他提拔上蹿下跳的，他却不敢站出来为我说话。不瞒你说，当初你做了处长后，我心里是不痛快的，可我对你说不出什么来，要怪只能怪我认错人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关自己喝了一杯，说是自罚，然后又站起来敬了一杯，说：“秦局长你就完全不一样，我既没有推荐你做副局长，更没请你帮我的忙，可你却不怕得罪人，硬是帮我说话了。这一比较，

秦局长你的人品就出来了。”

听了老关的话，秦白心里很受用，加上酒精的作用，不禁就有点亢奋：“老关，我是工业处前任处长，以后党组会上处长人选不议便罢，如果议到我还是坚持你来做。”

但是一直到年底，黄局长像是忘了，再也没有提出议一议这事。

岁末年初，组织部对局领导进行履职测评，秦白的优秀率很高，远远超过其他领导。葛部长给一把手黄局长反馈时说，新进班子的领导能有这么高的优秀率，说明差额推荐考察是成功的，要黄局长好好培养秦白。黄局长听了，说那当然，组织部对秦白同志这样重视，就是对我们局的重视。

黄局长专门开了党组会，把葛部长的意思说给了班子成员，大家听了都不吱声。黄局长就对秦白说：“秦局长呀，你这个副局长当得不是很好吗，开始还谦虚呢，我听办公室讲，你车子都不坐，这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呀，不过，今后该坐就坐，太谦虚了不好。”

其他领导听黄局长这么说，马上就跟着说：“黄局长说得是，秦局长不要太谦虚，做过了就让人觉得假了。”

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？秦白被大家说得糊涂了，就常看着某一个地方发愣。

秦白的变化被老关看在了眼里，问秦白是不是党组会上又议处长人选了。秦白说没有。老关就肯定地说：“你这两天有什么心事，能不能说给关某听听，让关某跟你一起分忧。”

秦白也正有一吐胸中郁闷的愿望，就把党组会上的事情说给了老关。

老关想了想，说：“秦局呀，你现在是在走钢丝呀。”

“走钢丝？”

“是呀走钢丝，走好了前途光明，走不好就有掉进陷阱的危险。”

秦白就奇怪了：“老关，这话怎么讲？”

老关说：“光明的一面是你进了组织培养的盘子，你测评结果好，证明组织部门用你用得正确，你今后的仕途就有了竞争力，就有更上一层楼的希望；危险的一面是你后来居上，那是要遭人嫉妒的，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注意，比如你不用小车，他们就说你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就是作假。”

秦白听了老关的分析，叹气道：“这官有什么干头？组织部还以为搞搞测评推荐就解决问题了，真是搞笑。”

“现在什么事情不搞笑？”老关摇着头说，“前些日子，省里开乡镇工业经济会议，我们市往上报的乡镇工业园的规模企业个数增幅最高，在会议上得到了省里的表扬和肯定。可时间不长，国土资源厅就来查了，说那么多的工业用地谁批给你们市的？结果又弄了个通报批评，你说搞笑不搞笑。”

秦白笑了起来。不管这是老关杜撰的还是真有这么回事，老关这么一说，秦白就轻松了许多。

老关把话题收住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秦局长，要想其他领导的眼睛不总盯着你，我建议你，车子该坐还得坐，不坐白不坐。”

秦白听了老关的话，上下班也坐小车了。

翻过年，局里调整领导分管工作。秦白只分管工业处，在几个领导中分工最少，就这秦白还得感谢黄局长，不是黄局长做聂局长的工作，怕这一点实实在在的分工都没有。这样一来，秦白名义上是分管副局长，实际上就在做处长的事情。

虽然只做处长的事情，但还是与原来不一样，县里和市直一些单位找他谈事的、请他吃饭的人渐渐多起来。秦白有点纳闷，过去怎么没有多少人找他呢。老关告诉他，过去人家都去找聂局长了。秦白就想，难怪呢，自己这一块分工还要黄局长去做聂局长的工作。

开始秦白有点不习惯，经常辞了一些饭局。老关知道了说，这样不行呢，别人会说你有官架子，不好请。秦白觉得老关提醒的有道理，就去参加一些饭局，时间一长也就习惯起来。

每次饭局只要是请秦白一个局领导，秦白都要喊上老关和小钱。小钱一般都因为有事不去参加，但有几次县里的领导在市里请秦白跟黄局长一起吃饭，小钱却是跟着去的。小钱不仅跟去了喝酒，还应邀去了歌舞厅陪唱陪跳，每次都弄到夜里十一二点。秦白就有点怜悯起小钱，问：“这么晚了，小孩怎么办？”小钱说：“小孩爷爷奶奶带呗。”秦白以为小钱无奈，说：“这些人也是的，让你来干吗？”小钱就笑，反倒问秦白：“人家请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秦白说：“我陪黄局长。”小钱说：“我也陪黄局长。”秦白奇怪：“你陪？”小钱眼睛就眯成一条线：“你没见县里的领导都拼命跟我喝酒吗？我小钱可是局里的品牌呢。”秦白从来没有听小钱用这种口吻说话，听得心里怪怪的痒痒的。小钱见秦白发怔，又说：“秦局长呀，人家请你为什么，是因为你分管工业这块。工业强市，秦局长你这一块出的数据书记市长重视呢。”

这一说秦白就懂了。书记市长重视，县里领导重视就不足为怪了，谁不想要政绩呢？可自己既不能帮县里生产GDP，也不能帮县里增加利润，更没有本事帮县里招商引资，这些县官是不是拍错了马屁？

小钱看出了秦白眼睛里的疑问，小钱心里就感慨，像秦白这样的男人现在真是少见了。小钱想了想，就问秦白：“人是不是都要脸面？”秦白说：“那是。”小钱说：“数据就是脸面哪。”秦白问：“怎么数据就是脸面呢？”小钱说：“为什么书记市长要看数据，因为通过数据就知道各个县工业经济状况。”秦白说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秦白搞了这么多年的工业经济统计分析，能不知道这个？小钱说：“这个就是政绩呢，市里隔一个月开一次经济形势分析例会，哪个县数字